

清儒學案

世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八

天津徐世昌

定盦學案

定盦學出金壇段氏後從武進劉氏受公羊春秋遂大明
西京之學其見於文字者推究治學本原洞識周以前家
法同光學者喜治公羊託於微言大義穿鑿附會寢致恣
肆此則末流之失未可以議前人也述定盦學案

龔先生自珍

龔自珍後名鞏祚字璉人號定盦仁和人麗正子初由舉人援
例爲內閣中書道光己丑成進上歸原官洊升禮部主事謁告
歸遂不出先生爲段懋堂外孫幼從授經故學有師承十四歲
攷古今官制後成漢官損益上下篇百玉易從論一篇十七歲

游太學見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爲金石之學二十一歲充武英殿校錄遂爲校讐掌故之學於經通尙書公羊於史長西北輿地於文出入周秦諸子嘗著大誓答問設論凡二十六事據劉向父子之說辯古文之本無此篇今文所采自出逸書之大誓解劉申受序稱其有功於經甚鉅其說詩以涵泳經文爲主於古文毛氏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爲詩非序詩非毛詩非鄭各一卷又嘗佐修會典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皆出其手因撰蒙古圖志三十篇又有孤虛表一卷則訂裴駙史記集解之誤也他所著有尙書序大義尙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春秋決事比定盦詩文集

集

參史傳
祿撰序

劉逢
定盦

文集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尙也其遽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釀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踏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遽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纍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逾遠則亡逾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跖富者安貧者日瘡傾富者日瘡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

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詳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嗷類靡有子遣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

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
樂乘欹車屋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
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
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
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
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
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思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
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
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
事如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日後
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
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

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
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
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
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
妖之肆若男女呶晤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
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
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旣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
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
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
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
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
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

年幾於平矣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思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不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

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

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擅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叩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

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成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成期功恩亦綳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黍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

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癡寒暑濕乾不濕乾不以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癡寒暑濕乾不以媿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

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
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源流具矣籌一農家家
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綱總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
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
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
世譜謀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無
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幅之主也

自記曰商之衰農不知宗故公劉立之周之衰農不知宗故
管夷吾立之周之盛也周公康叔以宗封其衰也周平王以
宗徙翼頃父嘉父戎蠻子皆以宗降漢之實陵邑以六國巨
宗徙國以農徙也農之主伯徙則亞旅盡徙若無宗法上安
能旅徙而族封有司之令梗塞國安恃此散無友紀之百姓

哉神堯亦弗得平章矣又曰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不曰有天下國家周禮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
民之宗如何左傳師服曰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或以族
降或以族徙或以族開墾其叛者亦以族蓋世酋無析產之
俗故世世富足令羣支仰賴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有至
數十世之多者此文之旁證也又柳子厚封建論亦先有下
而漸有上之義亦此文旁證或曰宗法立專隆大宗以士庶
而爲強榦弱枝之謀仁與應之曰子之言知鵬鳩詩人均平
之小義而不知大易長子主器之爲福也先王正天下之大
分分定而心安義卽仁也無貴賤一也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

大宗子甲

襲大宗百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立為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

皆立為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為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足食

子乙

立為羣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民

圖三 羣宗圖

羣宗

子甲

羣宗之二十五畝又六十而襲

子乙

問民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閒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禔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

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
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
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
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仇以報於
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
共飲食歟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
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
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
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
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
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

祭聖人曰我主天而眾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眾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脰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瞽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踴踴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季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

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日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日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察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搏土而爲陶鑿山而爲礪以立城郭倉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句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旣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又曰夾其皇澗邈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日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藿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歟支後

宗歟筋力者母暴羸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
曰鞭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臯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
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八政
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
高山大川朝天下之眾察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尸徵其
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
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攘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
推天之福祿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
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
者出而語民曰非恃珪璧也其積者齋粟也而人莫不歡心以
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
恃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

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揜麇取犢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況金玉乎魚鼈槁之而況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傑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

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
敘也何以曰敘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
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
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
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
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
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敘闕
且不敘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衽曠土之
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
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饑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
而太平之際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

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盥盥而祭其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瓊彼玉瓚黃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嬪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之統升珪瘞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牲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日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予沖夙夜毖祀毖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禋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

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沈思之民春如三春秋如三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旣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宮庭之道也朝日嘉旦晝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己治之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澹以應羣靈至沖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沈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歟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揉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

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天之義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蕢桴中言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揄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殷有我將殷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尙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日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是

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屨偁殷禮咸秩無文是八政之祀
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斃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
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斃其康事太
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諛乎天洛誥之終篇稱
萬年焉般時邁之詩臚羣神焉春秋獲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
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楸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
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

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代我不言鄙
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
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
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
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爲三世
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槁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
章一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
師八政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古史鉤沈論一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兒媼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使其有力彊武而允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義人氣也籀其府焉裒其鐘簴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獮旣夷顧

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其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鉤沈論二

龔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旣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叡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採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採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

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
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
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
用衰世著書之徒蠡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
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舜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舜尹
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
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舜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
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孰於
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
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
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
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

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財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葉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

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亡也殷之亡曰文獻宋不足徵傷
殷之史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
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
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
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
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
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
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
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
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瞽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
以歌者爲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稗有顓頊
稗有夏稗有商稗有周稗有魯稗有列國稗七者周天子不能

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秣倣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旣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萇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

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
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
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
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諡之學其步
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
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
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臚彼奠世繫者能奠能
守有秣謹諫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
千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
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
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
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揜

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麻
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
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埃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
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
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刑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
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
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聃史伯而後無
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
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
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贅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熹僞爲羣
流則愠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詘此失
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

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
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
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越辰之法禱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
所在逸於後之布七秭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
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
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段借以求
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
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
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
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
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
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

人歟願爲其人歟

古史鉤沈論三

龔自珍曰予大愚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槧木起鞣紬者不作凡槧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

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攷文之
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
割聞者弗能也無己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
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
梨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
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
爲今夫易書詩春秋之文什五用段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
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肆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
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答之能灼然知
孰爲正字孰爲段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藉令完具其於七十
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
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

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歧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歧今也不
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梨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憾俗
士之疎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龔
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
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

古史鉤沈論四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
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
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桀壽考易盡也賓也者
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考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
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
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讐是故進中禮退中道

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其誥令
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
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
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
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東海之外易世而升
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
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
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
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
其大政之名氏姜任嬴芊妣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
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

夫史聃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顛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日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

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
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
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
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
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之賓籍闕
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
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妣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
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官或有續絕矣禮或有續絕矣則以
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遜
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
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

清信堂身卷一百五十六
三
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闈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

以肫曾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於經記則附於經羣書頗關經則附於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旣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

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
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
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
爲經大小戴二記畢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
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太
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
於禮等之於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繇歆非述孔
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
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
樞也不敢以論語夷於記夷於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
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
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

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
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則向早名之且
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
不作仲尼曷嘗逵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
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
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
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於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
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
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
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
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
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

汎濫無大疵無闕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僿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僿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爲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邇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於元命苞鉤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眾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否尙寶史游急就豈不寶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僑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於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於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於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答問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八
三五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傅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厓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又班氏所舁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玄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於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爲配答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銘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尙書左氏春秋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

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小戴記加周髀祿經九章祿經考工記
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
祀歌饒歌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
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
制作大義不得爲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
古之雜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旣不行於周又未嘗以
行於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
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
序之倫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尙書大傳
世本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周官五篇此五者附於易書春
秋禮經之尾如附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
爲之尊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郇子

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彙也發其耑矣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徼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徼至烏梁海總管泊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卽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畀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尙不能以一海博

聞之士言廓恢者擯勿信於北則小隲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隲望而不見今聖朝旣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隲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眾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疑賤感遇而捐軀不可謂折然而微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神武而殺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因之以爲功況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續加

之所憑者益厚所籍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之志與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臂以肥腦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使民狼艱狼靡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殮菸草信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起槩乎四方大拓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

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砂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糈兵糧人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稀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潁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

平之民亦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城內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甬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犁具籽種備先給大戶如千丈中戶如

千丈下戶如千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砂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麩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

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麩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

內地折銀錢例設兵部尙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

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

或如直隸四川例以

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

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

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

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西府伊犁東西路也曰庫州

府庫喀喇烏蘇也曰迪化府烏魯木齊也曰鎮西府巴爾庫勒

也曰瓜州府哈密也曰塔州直隸州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

曰關州府闢展也曰沙州府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阿克蘇及賽喇木也曰羌州府葉爾羌也曰和州府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烏什也曰磚房直隸州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爲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爲博縣以幹珠罕爲珠縣四至核議伊西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西縣以庫爾圖爲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爲絜縣以烘郭爾鄂籠爲鄂縣四至核議庫州府設縣三以府爲庫縣以烏魯雅蘇圖爲舊營縣以晶河爲豐潤縣四至核議瓜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爲瓜縣以蘇木哈喇亥爲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爲湖縣以塔勒納沁爲土城縣四至核議塔州設縣二以州爲塔縣以雅爾爲肇豐縣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關州府設縣六以府城爲關縣以納

呼爲東關縣以洪城爲洪縣以魯克察克爲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爲高昌縣以吐爾番爲安樂縣四至核議沙州府設州一縣四以府城爲沙縣以庫車爲龜茲縣以碩爾楚克爲舊城縣以託和爾爲鄯縣以沙雅爾爲沙城縣四至核議蘇州府設州一縣五以府爲蘇縣以賽喇木爲毗羅州以帕爾滿爲帕縣以託克三爲四村縣以拜城爲拜縣以庫什塔木爲小城縣四至核議羌州府設縣五以府爲羌縣以巴爾楚克爲新遷縣以呼拉瑪爲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爲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爲西夜縣四至核議和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爲球縣以皮什雅爲琳縣以玉隴哈什爲琅縣以博羅齊爲玕縣四至核議吐蕃州設縣二以州爲明定縣以森尼木爲森縣磚房州設縣三以州爲磚房縣以塞爾門爲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爲依耐縣四至核議武官

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增州分巡

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

吐蕃州

非開州屬之安樂縣

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

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爲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糈也其哈密闐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

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
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
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
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
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
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
簸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
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
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
以宜蔬宜稌頌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
巴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
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

田中可用者

詳蕭山民人王錫議

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

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卽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爲世業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戶戍邊變爲土著其遺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旣撤綠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旣有旗戶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爲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爲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爲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

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羌和二州之地統領滿洲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干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遴留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江寧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八
更張極大所收之効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

附錄

先生解中庸書同文曰同文有三訓一形二聲三義形謂古文變而爲大篆卽籀文東周時所用觀周銅器與商器迥殊自知義者周公作釋詁故孔子告哀公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聲謂諧聲馬季長訓子所雅言以爲於詩書禮皆正其聲音試觀十五國風用韻部居皆同不啻後世之有詩韻是形同義同聲同而總謂之書同文三者具而一文完

年譜外紀

解論語夏禮吾能言之全章曰聖人神悟不恃文獻而知千載以上之事此之謂聖不可知之謂先覺但著作之體必須信而有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聖人不肯以我一人之神悟而疑

惑天下後世之學者且壞千古著作之例故閱其言爾

闕言而死見大

戴禮記

此章深責杞宋子孫不守祖宗之法籍蓋不啻魯失寶玉

大弓罪當絕也

同上

先生謂衰周及漢代多至庸極陋之書而善依託周書中之太子晉解大小戴記之五帝德坊記表記緇衣等篇其尤者也揚

雄法言王通中說是其嫡傳

同上

論橫渠西銘曰朱文公云前半篇是棋盤後半篇是下棋子又曰卽以文章論亦北宋第一篇文字昔年悔不讀自今始願讀

三千過

同上

道光十三年夏大旱詔求直言大學士富俊訪諸先生先生陳當世急務八條官中書時充史館校對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官禮部時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官宗人府時充玉

牒館纂修官則為之草勅章程

定盒己亥雜詩注

合肥李文忠黑龍江述略序曰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勅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

設於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其大者

年譜

李越縵曰定菴通經制訓詁之學以奇士自許其文亦多有關

掌故

越縵堂日記

譚復堂曰先生文字前無唐宋農宗箸議五經大義終始諸篇

匡劉之後輩也

復堂日記

定盒交游

徐先生松

別為星伯學案

魏先生源

別為古微學案

朱先生為弼

別見儀徵學案

何先生紹基

別見湘鄉學案

潘先生諮

別見鏡塘學案

端木先生國瑚

別見儀徵學案

王先生萱齡

王萱齡字北堂昌平州人道光辛巳副貢舉孝廉方正官柏鄉

教諭讀書為訓詁之學見高郵王文簡周秦名字解故其末有

闕疑若干事為之攬摭經傳疏通證明成周秦名字解故補一

卷如釋鄭公子魚臣字僕叔謂魚氏也詩竝其臣僕謙為賤者

之稱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釋公祖句茲字子之謂月
令句者畢出說文茲草木多益也之出也象草過中枝莖益大
有所之一者地也故句茲字子之釋魯孔箕字子京謂古箕荻
同字箕子孟喜易作荻滋史記曰萬物方荻滋孫子算經十京
爲荻荻京俱大也釋趙李緞字牧謂緞卽楸之譌字禮運鳳凰
騏驎皆在郊楸天官藪收養蕃鳥獸楸藪同字故楸字牧其他
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洵有裨於經學先生精九章之
術工駢文又著有昌平志稟

參昌平志

蔣先生湘南

蔣湘南字子瀟固始人道光乙未舉人大挑二等選虞城教諭
不就先生幼孤貧母授經於風雪中仲父奇其才爲之置書千
卷一覽輒曉嘗從江鄭堂阮文達問奇字研經術與齊梅麓俞

理初談九章算法考究儀器於欽天監中既而入江督河督幕府緣飾經史以爲章奏先生嘗論爲學不分漢宋以爲儒者讀孔子書孔子周人也周之學春秋禮樂冬夏詩書謂之四術孔子益以易與春秋謂之六藝六藝皆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是易與春秋之二藝禮樂詩書之四藝皆周公之禮明矣子曰吾學周禮告顏子曰克己復禮顏子亦曰約我以禮曾子傳一貫之道作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證明之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可知孔門之學但宜名爲禮學不宜稱爲理學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荀爲再傳弟子僅百年而詩書已待辨正況漢儒去孔子二百餘年宋儒去孔子二千餘年乎漢學宋學之爭皆無與周學者也吾爲周學而已晚年主講關中書院修

全陝通志移講豐登宏道兩書院咸豐甲寅卒年五十九著有

七經樓文鈔六卷春暉閣詩鈔六卷又有周易鄭虞通旨十四

經日記中州河渠書各若干卷參七經樓文鈔閣形思劉元培兩序柏景偉灃西草堂集

夏寅官撰傳

文集

費氏易家法考

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此見于漢書儒林傳者也而七錄有費氏周易注四卷經典釋文作章句四卷殊與漢書本傳不符豈瑯琊王璜輩傳費氏學者撰述家法而託之于長翁與東漢傳費氏易者陳元鄭眾馬融鄭康成荀爽見于後漢書與隋書經籍志晉王弼雖以老莊說易而其所用之本亦專主費氏費氏興而施孟梁邱京四家遂微非諸儒

表章之力乎漢書儒林傳不言直爲何時人惟高相傳有與費直同時之語考高相乃平帝時人也似費氏亦生當平帝時焦氏易林載費直所論六十四卦變占一篇中有王莽時云云王莽秉政在平帝元始元年此費氏生當平帝時之證也晉書天文志有費氏周易分野與蔡邕月令分野不同壽星起軫七度大火起氏十一度析木起尾九度星紀起斗十度玄枵起女六度娵訾起危十四度降婁起奎二度大梁起婁十度實沈起畢九度鶉首起井十二度鶉火起柳五度鶉尾起張十三度可知費氏之學專以仰觀天文爲主鄭康成以爻辰注易其法卽費氏易之本法也特漢代言易諸家皆以田何爲鼻祖而本之施孟梁邱京四家費氏之學班史未言其所出後儒遂謂費氏無師傳非也費氏蓋源於京房也京房傳曰房授東海殷嘉河東

姚平河南乘宏皆爲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學下接費直傳
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此正承上文京氏學而言治
易者卽治京氏易也爲郎者猶殷嘉諸人之爲郎博士也下文
高相傳言其與費公同時學無章句此明其與費氏同又言出
于丁將軍此明其與費氏異而費氏不云所出其爲承上文京
氏學無疑也京氏書存於今者有積算易傳三卷世應飛伏六
位十甲五星四氣等皆參入卦氣中蓋本孟氏六日七分之法
而更密之費氏周易之分野亦闡明京氏之卦氣而已矣注費
氏易者始自馬融融注天命不右明夷于左般及易有太極皆
以天行次舍證易與費氏分野之說合與京氏卦氣之說亦合
費氏非源于京氏乎鄭康成受費氏易于馬融而專言爻辰後
漢書鄭康成傳不言其通費氏易但言其通京氏易費氏非源

于京氏乎荀爽注範圍天地而不過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是明明據費氏之分野而言注坤卦云坤在于亥下有伏龍注屯卦云十二月雷伏地中是明明據京氏之飛伏而言費氏非源于京氏乎後人以班氏無明文遂謂費氏無師亦鹵莽之論矣

六宗述

說六宗者凡數十家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說
孔傳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按此說本諸祭法孔叢子而朱子與蔡氏沈蘇氏軾皆從之劉氏昭司馬氏彪羅氏泌楊氏復唐氏順之王氏樵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天地四時之說

伏生尙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按馬氏融崔氏靈恩惠氏棟江氏聲皆主此說而杜氏佑司馬氏彪蔡氏德晉皆駁之

有天地四方之間之說

歐陽夏侯說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按此說李氏邵主之而許氏慎司馬氏彪蔡氏德晉唐氏順之皆駁之

有乾坤六子之說

劉氏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按此說同于孔光而王莽顏師古皆從之司馬氏彪杜氏

佑唐氏順之皆駁之

有天宗三地宗三之說

賈氏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

按此說許氏慎從之而鄭氏立司馬氏彪黃氏鎮成皆駁

之

有天宗之說

盧氏植注月令曰天宗六宗之神

按此說高氏誘摯氏虞從之後人無駁

有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說

鄭氏立曰六宗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

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

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按此說范氏甯張氏融吳氏商唐氏順之王氏鳴盛孫氏
星衍皆從之而司馬氏彪杜氏佑羅氏泌蔡氏德晉皆駁
之

有三昭三穆之說

張士髦曰六宗三昭三穆也

按此說程氏顓王氏安石胡氏五峯皆從之而朱子羅氏
泌王氏樵皆駁之

有地爲六數之說

虞氏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
地數推按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

按此說劉氏昭陶氏安唐氏順之皆從之而全氏祖望駁
之

有天宗地宗四方宗之說

司馬氏彪曰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

按此說王氏樵蔡氏德晉全氏祖望皆駁之

有遊神之說

孟氏康曰六宗天地閒遊神也

按此說羅氏泌駁之

有六氣之宗之說

摯氏虞新禮儀曰萬物負陰抱陽本于太極六宗太極中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按此說劉氏劭從之而杜氏佑駁之

有六天之說

魏孝文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見且禋非肆地之用是祭地之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園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

按此說杜氏佑從之而羅氏泌駁之

有六代帝王之說

張氏迪曰六宗六代帝王也

按此說杜氏佑羅氏泌皆駁之

有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之說

羅泌路史天宗者萬象之宗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求之于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

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日月星辰四宗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二宗之說

黃氏度曰鄭康成據周禮記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稱天神故稱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日月二宗星辰四宗之說

蔡氏德晉曰禋六宗卽祭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緯星三經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

按此說秦氏蕙田駁之

有五人帝之說

方氏以智曰五方實有六神日重爲句芒日黎爲祝融日該爲蓐收日脩日熙爲玄冥日句龍爲后土

按此說全氏祖望駁之

有天地四嶽之神之說有六府之說

杭氏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沈氏彤謂是六府

按此二說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所駁其本文今未見

有六物之說

全氏祖望曰六宗卽左傳之六物也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有方明之說

惠氏棟明堂大道錄曰案伊訓及紀年所稱方明乃明堂六宗也

按此說汪氏中從之而全氏祖望駁之

聚訟紛如久無定論加以入主出奴者凡數十萬言而六宗之神不明六宗之祀遂廢矣蔣子曰六宗之說雖多其是者只一而已惠氏之說是也惠氏之說卽伏生之說亦卽歐陽和伯劉歆盧植孟康摯虞魏孝文之說何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以六宗與上帝並言此卽周禮之言祀昊天上帝又言祀五帝也上帝者天地萬物之主宰于易謂之乾元于書謂之惟皇于禮謂之太一其體立于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其用顯于既有天地萬物之後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其至誠至靈

至立至妙之本然實爲鬼神人物之主不知者或以天爲上帝
其實上帝非天也或以五帝爲上帝其實上帝非五帝也不識
上帝所以不識六宗六宗者何也方明也方明以木爲之其制
見於覲禮方四尺設六色上立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以象
天地四時天地與四時皆上帝行其功用者也祀上帝者報其
本祀六宗者報其功故伏生日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
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
而歐陽和伯所謂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則
又兼上帝而言之也上帝無形天地四時有形故分爲二祭壇
代之禮非常可擬特于天地四時常祭之外設此祭以明報本
報功之心鄭氏注文祖爲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明堂之禮
合祀上帝方明惠氏引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以證之汪氏明堂通釋亦引堯典之禋于六宗以爲與伊訓覲禮合明堂祀六宗又祀文王故孝經曰宗祀文王宗字確據惟此一說得之周公之祀明堂正本于唐虞之祀文祖也其餘數十家之說不俱可廢也哉六宗于周又謂之方祀大宗伯以玉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蓋與圜丘方澤同爲天地四時之專祭專祭亦用禋禮小雅曰來方禋祀是也其合祭則謂之方明而唐虞謂之六宗

孟子周官封建異同說

封建之制孟子與周官不合儒說之調停者亦異自漢迄今未有定論蔣子曰孟子周官皆是也諸儒之說皆非也蓋孟子所言者爲周初之制見于尙書武成篇曰列爵爲五分土爲三武

成者武王之書也伏生今文中雖無武成然書序明明有之孔
壁古文明明有之孟子言吾于武成取二三策是孟子親見武
成之證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與
列爵爲五合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分土
爲三合武成真古文亡于建武之際今之武成論者多以爲僞
閻氏若璩攻之尤力以爲襲用漢書不合孟子要之血流漂杵
之語旣見孟子則孟子時之武成必有血流漂杵可知也五等
之爵三等之士旣見孟子則孟子時之武成必有列爵爲五分
土爲三可知也周官者周家一代之官制自西周以至東周西
百年中因革損益不知凡幾不必盡屬周初之制也周初之制
公侯皆方百里而當成王時其法已一變管仲告楚使曰賜我
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今之治

春秋者無不謂管仲之節辭矣然晏子告景公亦曰昔我先君太公受之營邱爲地五百里史記亦曰伯禽康叔封于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侯地是齊國之五百里實爲太公始封與魯衛之四百里同受封于成王時者均不可誣夫太公康叔皆封于武王世何以成王復封之蓋在周公東征以後也其時滅國五十地皆與齊魯衛鄰成王褒太公之功故益之以蒲姑之地嘉康叔之德故徙之于邾鄆衛之地大周公之功德故封伯禽于魯而益之以商奄之地于是侯國百里之制稍變于三國康成注王制曰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斤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正言齊魯衛加封之事也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皆不然鄭說殆未之考然因此遂謂大司徒建邦之制爲成王所定則又不可何也司徒之文與夏官職方氏合職方氏一篇卽

汲冢周書之職方解也周書序以爲穆王作論者謂穆王取周
官中職方氏之文申命告誡述古亦謂之作今以兩書互校則
職方氏多四十四字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而職方解但云凡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而已
夫以穆王之勤遠略特取先王之典申命天下何以反刪去諸
侯之方域祕而不宣哉蓋穆王時職方氏原文尙無此四十四
字而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爲穆王以後所增益也周官之
官名散見于左氏春秋如宰如內史如膳夫如行人如太史周
官皆有明文而襄公二十一年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注以尉
氏爲司寇之屬其實司寇屬官並無尉氏是東周以後官名之
改易尙有未載于周官者然則大司徒之土地制域其爲後王

所更定明矣王室既微職方不修強凌弱眾暴寡天子不能討且因其并吞之地從而封之載諸大司徒之方策變易舊制是亦情理所宜有者春秋時自鄭國外別無方三百里之伯若子男則更無二百里百里者但公侯之封既廣則伯子男之封亦不得不廣虛定其制以存王朝之大體故增益職方氏之文以傅合大司徒之文且定其食數爲半爲三之一爲四之一以傅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初制所以掩王靈不振之恥也不然公侯雖甚有功斷不能如太公公侯雖甚有德斷不能如康叔伯禽烏得援成王加封之例哉孟子未見周籍仍据武成爲言故與周官不合儒者篤信周官爲周公所手定勉強調停說愈多而愈歧其不信周官者直以爲戰國之書王莽之書則更鹵莽矣故均不置辨

附錄

先生嘗謂刑名之學古人所以輔禮鄭康成注周禮多引漢律

是讀律亦儒者事也因取大清律與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經

二緯以推原周公制禮之等殺著輔禮論二千餘言俾讀書人

一望而皆能治獄焉

七經樓文鈔
閻彤恩序

合百里士十里正百里之

制合大所封之文且其

不皆不

畏限更無二百里百里

衣部

且因其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八

鄭氏不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九

天津徐世昌

拙修學案

拙修恪守程朱信道彌篤於儒釋之辨剖析毫芒同治中
興與良峯強齋同心獻替憂盛危明音諧笙磬洵爲不負
所學矣述拙修學案

吳先生廷棟

吳廷棟字彥甫號竹如霍山人道光乙酉拔貢刑部七品小京
官游升郎中少好宋儒之學入官益植節勵行蹇蹇自靖讀律
精熟獄經手判如山岳不可動崇文門監督奏獲長興店私酒
三十六家株連數十人下部鞫治侍郎書元兼充副監督欲重
比同官多不直之先生覆審得稅局員丁詐贓狀奏請歸案質

訊文宗疑書元孤立仍右之會先生京察召對被詰問面陳收稅當以城門爲限長興店距城四十里不得謂之漏稅上乃悟遂受知未幾簡授直隸河間知府粵匪犯畿輔屬邑被擾修城練民團督之防守民心以固郡當要衝屹然賴爲保障連擢永定河道直隸按察使以軍務未竣仍留河間府任事平擢山東布政使入覲時行鈔票大錢部章屢更信用旣失強以督責官吏商民交困面奏其不能流通之故言甚切至上意動疆吏疏申其說得允停止尋署山東巡撫以奏銷遲滯部議降級左遷直隸按察使調山東按察使同治初召授大理寺卿擢刑部侍郎兩宮垂簾聽政嘗面諭曰汝受先帝知最深皇帝沖齡踐阼汝老臣於國家大事宜直言毋隱先生感泣江寧克復朝野以中興爲慶上疏請加敬懼兩宮嘉納命存其疏於弘德殿備省

覽尋以老病乞休僑寓江寧同治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著有拙修集十卷先生湛深宋五子書尤服膺朱子所守在義利之關尤不假借者在儒釋之辨每退食私室端坐如塑不輕出一語及遇政治之得失人心風俗之邪正上下古今不厭不倦退休江寧貧甚不受餽遺世尤稱其清節

參史傳墓誌文集

文集

金陵告捷請加敬懼疏

恭讀本月初三日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卽令今日已治已安猶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等因欽此方今江寧克復元兇授首四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乃聖心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諄戒統兵大臣督撫等及內外大小臣工慎始圖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

慮焉萬方之治亂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視君心事不貴文貴其實下不從令從所好敢爲皇太后皇上敬陳之夫治亂決於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卽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卽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姦卽有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於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讜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後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違逞獨斷快從欲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稽諸史冊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驕而已軍興以來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卽倡亂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誅夷皇太后皇上

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况旗兵乏食根本空
虛新疆缺餉邊陲搖動兼之外夷偏處窺伺要求邪教肆行人
心煽惑豈惟不可喜而實屬可懼假使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
肆雖綸音告戒而羣臣第奉爲故事多方且視爲具文積習相
沿徒爲粉飾將仍安於怠惰廢弛矣是非堅定刻苦持之以恆
積數十年之恭儉教養有未易培國脈復元氣者夫上行必下
效內治則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幾必始於懼懼天命無常
則不敢恃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諂媚必斥
懼權下移則蒙蔽必照懼志易蕩則諛佞必遠懼邪易升則夤
緣必絕凡皆本於一心之敬而已蓋懼者敬之始敬者懼之實
敬則大智愈明神武愈彰天之明命常顧於目民之怨咨如聞
於耳一人篤恭於上盈廷交儆於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靖餘

海傳卷一百三十九
三
氛殘寇無難盡掃大吏知懼必竭心以圖善後災黎將慶再生而宵旰勤勞仍復其難其慎日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綏培養安內懷遠之要無不次第籌其萬全庶幾至誠無息久道化成紹祖宗富有之大業開子孫無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敬成而實由皇心之懼始也要之存亡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唐太宗身平羣雄貞觀之治軼於漢文而以驕矜致悔明皇親定大亂開元之治等於太宗而以泰侈召禍若夫帝舜之治至於地平天成大禹猶戒以無傲無慢而虞書首曰欽此所以成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通於九夷八蠻召公猶訓以玩人玩物而丹書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懼而敬者如此易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可弗以爲永鑒與

與方存之論讀論孟記疑

卷中各條俱與鄙見不甚相合繼而思之聖言包蘊無窮原有後人探索未能盡處雖與朱註偶異不妨姑存以備一說且經此發揮有愈見朱註之精者亦有可另見其義者固無容深辨也惟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來一語每足啟後人疑議其實是學者不能虛心涵泳未能知其用意而輕議之耳昔毛西河得此一語遂以爲悖於聖人之旨居爲奇貨因此以攻朱子而有四書改錯之作此固用心偏私之妄不足論也今記疑之作雖與西河用心不同而以此語爲意圓語滯似亦未虛心涵泳而輕於致疑耳蓋旣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又曰仁是性孝弟是用其說至矣當亦恍然於程子此語只

是剖析性情之辨不肯稍涉含混耳聖門首重求仁而夫子獨罕言之亦懼人馳心高遠而專示學者以求仁之功自孔孟以後遂無一人能知仁之全體大用者偶有言之近似只是卽其用求之而以情爲性耳自程子言博愛非仁也而程門遂以覺言仁而失之愈遠至朱子不得已而著仁說而仁之義始著吾謂程子此言語雖近險而義實甚精孟子之言亦往往如此特不及聖人之言甚平而其義自精也朱子語類中論此至詳非有疑於程子正慮後人不能不致疑於此言而反復證明之如實有可疑則集註必不取此語矣卽如記疑所申明之說正是程子指未發之性而言不可以情爲性之旨謂學者宜善會之其言是也惟不必直駁其語只如朱子之證明其旨斯可矣觀於上蔡亦係未識程子此語之旨又泥看其言而曰孝弟非仁

也朱子辨之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若說孝弟非仁不知從何得來又曰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卽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之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又曰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是有箇仁等語發明至盡當知程子是對針當時就博愛言仁者下語且推原仁爲孝弟之本實以見爲仁當解作行仁而已此知言之所以難也

與方存之論大學條貫

朱子心體之明四字原包得良知之說陽明之誤解在不格物窮理不在致良知也又云格物之說斷從朱子致知之說可兼

取陽明以陽明教人致良知原卽朱子致心體之明之說也若必以致良知之說爲不然然則朱子豈教人致不良之知乎斯言似矣愚則謂陽明之說非竟無可取其言之足警發人者若以賦詩斷章之義偶取其言借以啟發愚蒙亦若有益至論學之旨則斷不可稍爲假借以貽誤後人若不極其明辨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實可懼也蓋學問必先辨宗旨不得宗旨則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徒得以售其欺況陽明以機變之才肆其雄辨高明之士無不入其彀中一二有識者幸發其覆斥之爲禪固無所復遁其情矣而後人猶震於其事功而欲訟其冤且謂論者爲苛爲刻爲爭門戶諉爲傳其學者致滋流弊不知陽明實係立教之有弊不得僅咎傳其學者之弊也卽以致良知而論其良知二字似與朱子心體之明四字相符且實本於孟

子矣然孟子之言良知實指愛敬而言卽性善之旨陽明以心之體爲無善無惡其所謂良知乃指靈明而言且自謂佛氏之本來面目卽吾儒之良知而以求之事物爲事障存一天理於心爲理障其究歸於空寂只是發明無善無惡之旨一切師心自用其知之良不良正未可知也以此示後學謂與朱子之致知無異其遺害可勝言耶

書中州文徵獨知說證獨說後

朱註慎獨之解蓋因君子知道不可須臾離必合動靜以致其功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由不睹聞而睹聞自靜而動爲理欲初分之界特揭慎獨二字以示人故註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又曰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是以遏人欲於將

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其疏
明平易精確其工夫吃緊爲人誠可以俟後聖而不惑矣後人
何庸於此別爲創解哉乃文徵載胡具慶獨知說三篇獨闢去
朱註之說而標獨知之旨謂獨卽明德之體天命之性之蘊於
吾心者其理至一而無二則謂之獨其炯炯惺惺非物所能蔽
光明洞照則爲獨知在生初則爲赤子之心爲異於禽獸之幾
希至睡寐之中一呼卽覺卽恆性之所流露養未發之中所以
存其體並推本於允執之傳一貫之統而歸於求放心擴四端
一則取其放於外者收而入之以復其心之本體一則取其蘊
於內者擴而出之以滿其性之全量一收一擴從其中而攝其
收之柄擴之權以葆其人心之神棲於獨中者不使一念稍離
其獨體謂獨卽性體慎獨卽盡性卽窮理故欲窮天下之理第

求之於吾性欲窮吾性之理第求之於獨中而格物致知之功
卽一慎獨而兼得之而大學不釋格物致知之非闕也此其爲
說亦誠新奇而可喜矣然以吾平心測之其所祕爲獨得之奇
者特朱註虛靈不昧而已其言獨之有知猶日之有光則所謂
獨知者是卽釋氏之本覺也其言知之炯然在中一日無是知
則心死且證以睡寐一呼卽覺則所謂獨知者是卽釋氏之聞
性不壞也其厯溯堯舜以來孔曾思孟相傳心法以證其獨知
之旨是又釋氏之直取無上菩提也豈果聖賢慎獨之旨哉是
誠彌近理而大亂眞也吾甚慮後學炫於其言而馳心高妙反
放鬆當前切要工夫大可懼也不得不辨

與方魯生上舍論學第二書

七月杪接來書並詩文一册伏讀再三仰見恐自誤誤人且欲

共破意見以求一是抑何謙也盛意不可孤負敢直獻所疑某
雖平日初無心地工夫然夙讀程朱之書窺尋文義粗辨下學
門徑竊謂意見固不可偏徇而是非實不容並立顧是非易辨
而似是之非難辨然則究將何以辨之亦惟辨之於心性而已
足下學問大旨謂佛氏言明心與吾儒同所以有溺於佛老卽
害參之佛老益明之說而明列二氏不以爲諱因自謂以儒而
參之佛老也吾則謂足下實以佛老而託於儒耳何以證之卽
證之於足下之言而已文集原教云漢尙黃老晉魏以降佛法
大行其明心見性與聖人之說相似而棄倫常外人事有大謬
不然者程朱乃不得已而標理曰天卽理也曰性卽理也曰釋
氏之所謂性乃吾儒之所謂心又曰聖人主天釋氏主心如伏
波銅柱定中外之界使人一望而知功亦偉矣足下所見如此

誠不易之論也亦可謂明於心性之辨矣其謂佛法與吾聖人之說相似似之云者正不同之謂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然足下心述三編廣稱博引每以聖賢之言證明佛氏之旨則竟謂佛氏與聖人同矣此蓋毫釐之差無他正由認心爲性而已乃來書反病儒者言理而諱言心夫儒者何嘗不言心特儒者卽性言心由知性以盡心而釋氏離性言心直指心以爲性斯其卽離之閒正宜辨耳足下非不言仁言誠曰仁者心之覺體以覺爲仁是認心爲性矣仁旣誤認卽所謂誠者亦非謂誠爲心之實體亦實其覺體而已且心述總序專以虛靈爲極則是卽明覺之妙也雖亦以有條不紊爲理而意之所指則仍認虛靈爲理是所謂性卽理者仍心之覺體之謂由是而推故訓學爲覺訓明德爲自覺親民爲覺民至善爲覺性格物格此也

致知致此也誠意正心誠正此也舉凡易象洪範大學中庸無極太極無不可以一覺字貫之矣極之窮幽入微不可測度只是此心虛靈之妙終日言性而實不知性也此實本原之所在不容稍有假借陰以佛氏爲主而緣飾聖賢之訓以爲殊途同歸是誣聖賢也實自欺也況心述中中庸傳分章大學古本等篇實有駕越程朱之意此非足下敢於忽視程朱實因所見既殊自難強合其於程朱如此而何論於後儒乎夫仁義禮智性也形而上者也虛靈明覺心之神也形而下者也昧於理氣之辨故認心爲性也若謂古人曾言先覺何病於以覺爲性乎然以斯道覺斯民是所覺者道非覺卽道也明矣至若足下迫於救世因人之貪生怕死求福懼禍不得已假徑佛老以誘之反自陷於空寂雖若遠勝世之沈迷欲利者恐亦未免於從井救

人耳足下固謂學不講不明道不直不見迂拘之論諒多齟齬
尙祈原宥爲幸

與方魯生上舍論學第三書

八月二十六日接奉手書頓慰調飢日昨略獻所疑言多拙直
方惴惴焉慮見擯於左右孰意不以拘迂爲病而樂與往復誘
使盡言且進以陸王之書若將引而偕之大道者其厚意何可
負也足下固謂此道公道也此心公心也又謂道貴和不貴同
信如此言又何憂門戶之爭耶雖然門戶固不宜分而是非實
不容混誠以儒與釋實冰炭之不可同器儒以理爲形而上者
釋以神爲形而上者乃彼此本原之所在此處若合雖他處不
合不難講求以歸於合此處不合卽他處盡合終難彌縫以強
其合也陸王之書昔嘗平心細讀一過王本不自諱爲禪雖以

孟子之學自任而致良知之說實出入離合於佛老之間其弊固自易見至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取本來面目也陸則以先立乎其大爲本言心言性言仁義言致知力行似無一不與孟子合且深闢禪學宜不得目爲禪矣而不知心卽理也一語則認明覺爲性不能諱也掩蔽雖深實陰享事實之樂正所謂得此櫛柄入手不妨改頭換目用儒家話頭隨宜向人說法其闢禪者正所謂呵佛罵祖之故智也從前懼蹈譏評古人之愆不敢一言及於陸王今因足下之所宗法而偶論及之則是非之辨正不敢誣也如第以人論豈惟陸之八字立腳王之建立事功爲吾所尊仰卽如足下之自拔流俗亦吾所敬畏也足下謂拒楊墨者孟子使墨之仁不兼愛楊之義不爲我孟子豈拒之乎夫孟子非拒楊墨乃拒無父無君者

仁不兼愛義不爲我是能歸於儒也復何求焉足下謂世道交
喪使有真爲佛老者亦當節取似也而非所論於佛老而託於
儒者孔子不曰惡似而非乎足下雖謂五味相調五色相雜五
音相和而不知莠不可亂苗紫不可奪朱鄭不可亂雅也故是
非不容並立即儒釋不能兩存非徒儒者於託於儒之人絕之
必嚴卽託於儒者之於儒惡之亦甚昔陸嘗斥朱子爲支離矣
王嘗斥朱子爲洪水猛獸矣卽足下自謂心悅誠服於朱子而
亦不免於其天卽理之言而斥爲無天無王矣此不並立不兩
存之證也夫以足下幼讀朱子之書豈敢顯叛朱子此卽朱子
所謂由始於慕釋老之高妙不免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
於意顧本心之明有不容盡泯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
彼兩者交戰於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附會而說合之

以便出入於兩是之私雖知不盡合於聖賢之本意而不顧迨久之陷溺日深而所見既殊遂傲然自建綱宗直駕於聖賢之上而且自以爲發前人所未發陰以補其所不足而以爲大有功於聖賢矣足下方歉然自以爲言虛靜何能如老慕寂滅何能如佛愚則以爲幸也足下未能如佛老也果真如佛老則誠殆矣何也老之虛靜其毀棄仁義猶未能盡佛則既殄滅本心之實理以全其空之體復絕滅人生之大倫以妙其空之用然後爲能真寂滅也足下不見象山高弟顏子堅今日悟道而明日髡首乎故釋氏最怕一理字以爲障而掃除之卻空空守一神識以爲不生不滅吁亦可憫也已愚竊願足下暫屏意見將此高禪置在一隅姑且俯首下心從事朱子格物致知之訓將此心性神理四字詳細辨明若真識得是非所在當信愚言不

謬如必不能合則足下之禪固在也此朱子早年已試之成效定不我欺也所疑各條另紙縷晰請教言雖傷直然以來書諄諄以孔子之大天地之量相曉知必有以容之矣一疑不得分理先氣後竊謂有氣便有理理氣原不相離固不可劃分理氣爲二以爲先後然以理爲氣主言之則理如將帥氣如徒卒而太極生兩儀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所謂理先於氣乎一疑聖賢言性不曾訓作理字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得曰窮理盡理以至於命天命之謂性不得謂天命之謂理云云竊謂程朱性卽理也天卽理也之云非以理字代性字代天字也乃示人以性爲心所具之理天爲理之所自出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惟所從言之地不同故名稱各異其實一也蓋窮理者窮在物之理盡性者盡吾心之理惟理無不善故性無不

善何病於謂性爲理乎如疑謂性卽理謂天卽理反使人昧性
褻天則今之昧性褻天者果由處處守一理字而致然耶至於
無王無天之辨未免逞快筆舌徒紛紜轉轄於字句之間殊可
怪也且程朱不嘗指仁義禮智爲理乎豈可皆以理字代之乎
卽以足下解經多以覺爲言使盡以覺字代之是果可通乎其
亦不思矣一疑以明覺言性非特釋家云云竊謂明道先生定
性書之言明覺自然必合之上文物來順應而不用智方能以
明覺爲自然正見義之用所由行非以明覺自然言性也至反
鑑索照正是譏絕外誘而求定之意豈得籠統含混借以自伸
其說乎一疑覺是性體卽是仁體云云竊謂以覺體爲仁體不
是釋氏之旨程子取醫家麻木不仁之說乃借譬於血氣不能
流通朱子仁則無不覺而覺究不可謂仁一語已極分明程門

多以覺訓仁正是末路之流於禪者朱子辨之詳矣一疑心之體只是一箇覺云云竊謂此告子義外之見也卽空寂之旨也須知萬物皆備於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合性與知覺而有心之名心所具之理則爲性而氣之靈則發爲知覺此所以窮在物之理卽能證明吾心之理而推致吾心之知也非是吾性本是空無一物必待在外面求得仁義禮智預積於內也且學者窮理之功正在平日足下亦何得以預積些理於心爲病大易不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不曰集義乎蓋有物必有則耳目物也聰明則也能視聽而不能辨聲色之邪正失其明聰矣故視思明聽思聰是平日在視聽之理上講求是卽明目達聰之旨也初不是預積些色於目預積些聲於耳之謂也古人亦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而已豈得以後儒役聰明以逐聲色而遂以釋氏閉目掩耳爲能葆其聰明乎而不知彼固以黜聰屏明爲清淨也一疑人是天地之具體云云竊謂此條本無可疑愚於前條已備論之惟認太極全體爲一箇覺性未免認氣爲理其毫釐之差實由於此蓋性體雖屬渾淪而其中自有條理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是非可於渾淪之中剖而求之亦惟驗之於四端之發知其中之必有是條理耳足下謂此疑與前疑語似相背意實相通窺足下難言之祕前疑不過以理爲障欲掃除淨盡以完空寂之體此疑不過謂萬法從一心流出而一切惟心造也一疑心之精神謂之聖心之神不得謂之形而下者云云竊謂此條所疑實受病之根足下謂此處一徹通身無疑愚亦謂此處未徹將終身無可解之惑足下以虛靈明覺

爲智之全體且貞下起元智之所覺便是仁自註云如覺痛覺癢並謂愚以神爲形而下何得又以智爲形而上殊不知覺之與智安可混而一之也夫覺者氣之靈也智者理之貞也汪雙池云貞者事之幹以貞屬智則正理完固不可動之謂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以文理密察言智則萬理備現有條不紊之謂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於智而言是非則是知其是而是之知其非而非之爲智之端非徒以知痛知癢知聲知色知飲知食與凡一切有覺而遂謂之曰智也然則智之爲性而覺之爲心可識矣尙何疑於形上形下之辨乎顧性具於心惟心虛靈則性昭著在性固非得此明覺者無以妙其用然必此心循乎理而不違而後所得於天以生者不失乃可謂之明德若徒恃其明覺而不循乎所得以生之理則形氣之流失反有大拂乎生

理之本然者而惟指此知痛知癢之類以爲良知將塊然之知覺運動與犬牛何別此釋氏所云作用是性而眾生皆有佛性也一疑以仁義爲心體以明物察倫爲求心體大繆云云竊謂學者於倫物之理求所以知之卽求所以行之也非由明察以求心體也足下謂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是心體何得曰非行仁義乎竊謂舜本生知仁義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集註所言固甚分明又謂以仁爲心體猶可以義爲心體則直以用爲體其自昧心體也甚矣竊謂此告子義外之見也蓋仁義皆性也以性情對言則仁義爲體而惻隱羞惡爲用以仁義對言則仁爲體而義爲用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儻肯降心讀朱子之書於是疑也何有一疑盡心章及空空章兩條云云皆前人曾作是解而朱子辨之

已詳取而參觀之自明一疑闢老氏當闢其薄禮義不當並其
虛靜之說而闢之云云竊謂老惟虛靜故薄禮義佛惟寂滅故
棄倫常有是心斯有是事正不得闢其事而反取其心老之虛
靜以無爲宗孔子言以虛受人謂無私也則虛而實也周子之
主靜惟定之以中正仁義無欲故靜也則靜統動也佛氏之寂
滅以空爲本孔子言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謂無私心無造作故寂而不妄動而後感而能無不通也此其
言虛言靜言寂雖同而其義自異豈容稍爲假借哉至佛老之
言非竟不可節取而要不可以混吾儒之真若莊列之寓言每
妄託於孔子此正其所以得罪於名教足下欲尊釋氏爲聖人
而因援列子所引孔子之言以爲據遂謂孔子爲能前知未免
近誣矣一疑朱陸之學從入各異又疑朱子陽明各有是非兩

條云云此不過調停之說竊謂篤守程朱者必不假借於陸王而尊信陸王者每欲附託於程朱祇此出入離合之間似卽是釋氏之機權作用耳

答倭良峯先生書

昨接覆函備承教益敬惟德政日新誠心所孚自必有妙於潛移默化者曷勝翹企來論剖析仁義之相爲體用足徵近日精進之功自勘之嚴實有所得非僅託空言者比竊謂孟子首以仁義並言雖本孔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語惟處處提出義字以破除利字尤爲大有功於人心蓋後世人心陷溺之深皆由利之一字中之耳其受病之淺深卽爲人品之高下所由判苟不能將此根株拔除淨盡恐立腳終不堅牢雖平日砥礪名節講求經濟或時見色簞豆失聲破釜識者固早卜其智淺力

薄難期負荷艱鉅不待猝臨事變而後知其不足恃也此非必有意作僞也抑正由夙昔立心制行於義字界限決擇不精持守不力其心髓中隱爲利字所奪遂不覺浸淫以至此耳可懼之甚也況名與利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利心則一今之陷於利者人或知戒而以名罔利者人鮮知戒至談明體達用之學而存急功近名之心則人並不知其爲可戒學者不先打破此關恐此生實無可駐足之地矣敢質之先生以爲何如滌生侍郎近有信來訊出處所宜亦據鄙見告之想此次當聞召而不俟駕矣

寄倭良峯中堂書

近日朝政清明首登進先生及李文園先生於左右以爲培植根本大計具見一旦得行其所學以爲啟沃之資知必有以大

清傳卷之二
三
慰天下仰望之至願而不僅收效於旦夕閒矣尙冀益懋純修積誠感格以副夙昔相期許之私忱曷勝翹企前承示復言及所批菊村臆說各條俱極精確大抵心性之辨旣明此等似是而非處自可不煩言而解竊謂似是之非未易決正由心性之辨未易明甚矣毫釐之差亦微乎其微矣陸王之學儒者直斥之爲禪世或疑爲太過不知此正由不明於心性之辨也禪宗認心爲性乃其本原差處而陸王謂心卽理其誤亦實根於此朱子謂其從初卽錯蓋自天命之謂性一句已不識得此探本之論也陸王皆聰明過人豈必有心與朱子牴牾惟從初認心爲性窺測得一箇陰陽不測之神遂以爲獨得之祕直趨捷徑而厭朱子爲支離正由所見之誤使然耳大學所以必先格致也但觀兩家解盡心章可得其源委矣朱子謂必知性方能盡

心以知天陸王謂但盡心則自能知性知天此明證也學問不外知行兩字而知必以知性爲至行必以復性爲歸不由格致何能知性不能知性而言復性雖躬行實踐其本原必不能無毫釐之差而終致千里之謬歷觀朱子以後之大儒其篤信好學深造自得者固大有人而真知心性之辨而不惑於似是之非者惟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其他任道雖勇體道雖實而說至大本大原處終不免於似是實非間有一二未透處其所著之書俱存可覆按也聖人之言性與天道不外繫辭傳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語乃原流畢貫精一不二之語陸王直窺見不測之神以爲至妙故終認心爲性而反將一陰一陽之謂道句忽略過去至後之知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又專求之於此理發用處而未能真見及體用一

源處只體貼到生生謂易句仍不免偏重不測之神故雖謂知性而於心性之辨仍有未盡也則此三語是一是二必如朱子所言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而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非可徒供誦說遂爲知言也某迂拙之見謹守字句之間私謂確宗朱子者必當先於此極其明辨焉敢質之先生以決此疑敝友方魯生讀先生日記有記疑一條似不爲無見敢錄以附呈務祈指摘其謬以求教益或便中兼以質之文園先生一決是非何如

示應煥姪書

來書謂讀近思錄勉強收其放心以敬爲主欲進以致知以期明理庶可應事按此卽讀書之法也朱子之學只居敬窮理四字但不可將此學另作一事視爲至難實卽在日用動靜言行

上下工夫必先須立志知行並進而又有恆斯亦不得以爲易耳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工夫故入大學以致知爲先朱子因今人缺少小學工夫故提出一敬字以補小學工夫卽以爲終身爲學根本而又輯小學一書以示人學者必當從小學入手自然由淺而深由粗而精可循序漸進矣聖人言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卽小學之教也言學文卽致知之事也言志學言志道志仁卽立志之謂也言博文約禮卽知行並進之旨也言時習卽有恆之實也學者能動靜語默無不整齊嚴肅斯心自不放而久則敬自篤矣讀一字卽辨其是非遇一事卽審其義利斯理日漸明而久則知自至矣知一字卽行一字知一事卽行一事斯知行並進而久則深造自得矣又何難易之有哉若謂期於心常在腔子裏但勉強存心空空無著遇事不免又放始思進

以致知救之是視理在心外而事又在理外矣夫操存舍亡亦謂此心自作主宰耳豈可於操存之際復起一期之之念以撓之也此卽不敬之尤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居敬以持其志可見志不定實由敬不足以持之也至謂專心涵泳真積力久何能及此祈擇其淺近跡可循者指示一二此尤畏難欲速之心爲學者之大戒聖賢之言固有遠近淺深實無不切人身心而爲所當用力朱子旣名之曰近思錄又言學者可從二三卷讀起已是示人以從入之途今未嘗用一日之功而先爲苟且塞責之計只是不能耐煩耳果能專心致志竟至積久難通豈無或有見於一二淺近可循者是亦必由自己探索而得非人所能代謀也

附錄

先生簡授知府謝恩召見文宗垂詢讀何書對曰臣嘗讀程朱之書上曰何以學程朱者多迂拘對曰此正不善學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爲體以新民爲用乃由體達用之學天下斷無有體而無用者其用不足必其體尙多缺陷凡臨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窮理而徒資記誦非學程朱之過也上曰明之楊大洪此等人豈可謂非程朱之學對曰明朝開國卽崇尙程朱之學人人奉爲法守故能培養一代人心廉恥而節義最著楊大洪節義之士也程朱非無節義只是盡其性分之常而不僅以節義名若節義之士深以涵養亦卽程朱之學但其至性勃發迫於忠愛每近激烈非容納直言之君不能諒其心皇上深取於楊大洪是崇獎節義之士也而人心將自此振矣上曰汝識會國藩否對曰其人勵志不苟亦是楊大洪

一流人材雖進言近激而心實無他上又問識倭仁乎對曰是篤守程朱之學平日專在身心檢察日自記載以爲考驗其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體上曰其記載所著是何書對曰是非著書而每日自省課程蓋學問不從身心上講求則根本不立其用處卽不能無弊昔宋臣程頤進說於君有三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志不立則規模不定皇上高居九重天下之所瞻仰意有所嚮莫不如響斯應若此志一定何爲不成志在堯舜斯爲堯舜初無難也任不專則大臣得以謝其責羣奉皇上以乾綱獨運之隆稱自處於奉令承教而得失兩無所預天下事誰與皇上分其憂古所謂君逸臣勞正惟各受其任卽各專其責也天下事無大小首在得人不急於求賢則無與共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歸於人君之一心皇上讀書窮理以裕

知人之識而又清心寡欲以養坐照之明深宮寤寐旁求則輔相得人輔相進賢待用則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得人部院督撫各擇其屬則內外司官州縣無不得人斯賢才出矣文宗告樞

臣曰吳某學問結實

文集召見恭紀

先生生平不妄交一人有先施者以禮答之亦必擇而後交不妄受人一錢至於干求請託尤所深恥常守朱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訓不以利害爲欣戚嘗謂人生在世縱不能爲轉移風俗之人亦不當爲敗壞風俗之人然人能不爲風俗轉移卽必能轉移風俗矣其根本則自存心立身不欺幽獨始

文集呈四叔父書

先生嘗曰某之資稟原非能建立事功之人特可成一介節之士惟幼讀程朱之書知君臣朋友之倫皆關吾性分故不敢寄情物外且深知性分至實故信性之爲體不容參以虛無而辨

之極嚴亦深知必體立而後用行故於日月酬應之際凡稍涉
干求稍近名利不敢開枉尺直尋之漸寧失於隘而不敢寬寧
失於迂而不敢巧非不知推行不去然既無明道先生本領不
爲應文逃責之事而於世俗條例初無窒礙只得謹守規矩還
吾本色蓋欲以明德爲體而不矜靈明以新民爲用而不能馳
騫管商志非不大矣而未至充實則無光輝未能體信故難達
順此才所以疏而鮮實用非守之太謹之過也生平愧負知己
自反無以酬知亦幸未擢用得以藏拙若竟作藩司今日首以
籌餉生財爲務某拙於催科若多設科條求效於催科之外此
事必先束手何能他有濟耶亦惟窮理修身或求進於旦暮耳

與方存
之書

先生於程朱陸王之異斷斷論辨卽先儒專宗程朱者如薛文

清陸桴亭李文貞諸公之書苟有所疑毫釐必析讀書記
疑自跋

拙修交游

唐先生鑑

別為鏡海學案

曾先生國藩

別為湘鄉學案

倭先生仁

別為良峯學案

何先生桂珍

別見鏡海學案

竇先生埈

別見良峯學案

邵先生懿辰

別見諸儒學案

何先生慎修

何慎修字子永口口人道光乙酉拔貢官內閣中書所居與拙

修鄰近同官京師究心理學拙修稱其勇猛精進實為畏友又

共倭文端講學評其日記闡發甚多

參拙修集
倭文端遺書

方先生潛

方潛原名士超字魯生桐城人通貫釋老勇於著述晚遇拙修見其所著心述與極言儒釋之不可混陸王之不可惑往復貽書十餘次乃舍其舊學著性述一篇拙修欣然爲書告倭文端曰學子中挽回此一人亦大幸也所著毋不敬齋全書凡三十

卷

參拙修集
桐城耆舊集

楊先生德亨

楊德亨字仲乾石埭人貢生篤志好學遭寇亂讀書不輟同治初上書曾文正公以振興正學爲根本曾公許爲豪傑之士著有讀傳習錄拙語拙修稱其推勘精細由讀陽明二曲之書入門故能知其弊而明辨之及拙修晚寓江寧過從講學爲拙修

重訂文集

參拙修集自序
與方存
之論讀傳習錄拙語書

黃先生彭年 別爲陶樓學案

方先生宗誠 別見惜抱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九終